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 文安 主编

清末 杂相

点击
社会
三教九流

演绎清末百态民生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清末杂相

◆ 文安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杂相/文安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ISBN 7-5034-1437-5

I. 清… II. 文… III. 社会—生活—概况—中国—清后期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565 号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

清末杂相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封面设计: 虞 颢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盛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数: 251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90.00 元 (全五卷 本册定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走江湖的形形色色	李然犀 (1)
江湖生意中的四大门和其他	王子威 (19)
经	(20)
批	(32)
彩	(35)
挂	(38)
漫话天桥	胡瑞峰 (46)
天桥：尽情玩乐的处所	(46)
天桥的主要店铺和摊主	(49)
生意兴旺的落子馆	(53)
天桥的杂耍	(55)
天桥的血泪	(60)
旧北京“天桥八怪”	岳超 王子威 (62)
北京的书馆	王子威 (72)
在茶馆里说书的人	(72)
天桥的书棚	(74)
坤书馆的内幕	(76)
堂会上的坤书演员	(79)

“华北三艳”及鼓曲名家的境遇	(80)
浪迹街头的艺人	翟鸿起 (83)
耍耗子	(83)
耍猴	(85)
跑马卖解	(86)
耍猴倮子	(88)
大鼓书	(90)
捏面人儿	(91)
算卦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 (94)
算卦相面先生的来源	(95)
几种类型的算卦相面先生	(96)
算卦相面的骗人术	(97)
婚姻上的一道关卡——批八字	(100)
算卦相面行当的消逝	(101)
江湖鳞爪——卖“去油粉”的	戴正裔 (102)
旧北京的拴“娃娃”	李宗度 邢大安 (109)
忆谈件作行当	宋启兴 (112)
旧北京的粪夫与粪阀	金祥瑞 (118)
粪夫组织	(119)
粪阀与粪道	(120)
粪夫与粪具	(121)
粪业的改善	(122)
说说过去的杠房行业	狄恒业 (124)
杠房里的分工	(127)
满汉执事	(128)
出殡礼仪	(130)
北京的杠房与清内廷吉祥所	爱新觉罗·恒兰 (132)

杠房与杠夫	(132)
清内廷御杠房“吉祥所”	(137)
花子及花子院	王官琪 (141)
“范家门”	(142)
“康家门”	(143)
“李家门”	(143)
“高家门”	(144)
旧社会行乞的几种形式	朱国南 (149)
旧北京的乞丐	唐友诗 (151)
旧北京的惯窃与扒手	白恩育 (158)
黑钱	(158)
白钱	(166)
黑白钱以外的一些窃贼	(170)
漫话广州茶楼业	冯明泉 (172)
二厘馆—茶居—茶楼	(172)
茶楼的选建及风格	(173)
老茶楼的经营特色	(175)
洛阳古玩行	吴圭洁 (177)
洛阳古玩业的出现	(177)
古玩行全盛时期	(179)
古董铺的类别	(182)
古玩业的“伙”	(183)
看土色与洛阳铲	(184)
挖掘古墓“班子”	(185)
古玩行的掮客与行佣	(187)
古玩业中的以伪乱真	(188)
洛阳古玩业同业公会	(189)

古玩业的衰落	(190)
重庆的轿行	陈宗树 (191)
轿子的由来和轿行的兴起	(191)
轿行的服务对象	(193)
轿行之间的纷争	(194)
对肩舆工人的盘剥	(197)
肩舆工人的繁重差役	(202)
轿行的衰落	(204)
清朝末年的天津“钱鬼子”	李然犀 (205)
开封银钱业述略	田少农 (215)
六十年前话玉行	朱熙岑 (219)
本行业的组成	(219)
我的家世	(220)
琢玉器用料	(221)
原料产地	(222)
工具名称和用途	(222)
运用巧思	(224)
子刚别子	(225)
向美国出口玉器的始末	(225)
玉器业的市场	(226)
制品和销路	(227)
制假货骗人	(228)
老北京的席棚业	李宗度 邢大安 (229)
席棚的种类	(229)
清宫的天棚和致兴局	(233)
席棚业的组织	(237)
席棚业的掌故轶闻	(239)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李松庵 (242)
“关帝厅人马”的窦口	(242)
西来初地的“天光圩”	(247)
光雅里的仪仗铺	(252)
特殊行业“爷门堂馆”的真相	(257)
新嫁娘的守护神——大妗姐	(260)
廉价眼泪的贩卖者——喊口婆	(265)
沈阳的“杂巴地”	刘洪儒 (268)
北市场	(268)
奉天小河沿	(278)
清季广东的武馆	莫孝同 (279)
镖局与镖客	庞建堂 (285)
镖客的前身是侠客	(285)
镖局组织及其在各地的发展概况	(285)
镖局的业务	(286)
镖客保镖所走的几条路线	(287)
镖客的成分及与各方面的关系	(288)
镖客的人数和纪律	(289)
镖客的送镖和喊镖	(290)
镖客的师徒制度	(292)
山东镖局的产生	(293)
陕西几个镖局的兴起和结束	(294)
旧北京的保镖业	吴国洋 (299)
镖、保镖、走镖、镖师和镖客	(299)
保镖业及京都会友镖局	(301)
北京镖局业的尾声	(304)
清末广东的“闹姓”赌博	商衍奎 (306)

闹姓的由来	(306)
闹姓的兴盛	(308)
闹姓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影响	(311)
斗蟋蟀	费泽普 (315)
晚清狎妓之风与色情业的兴盛	徐永志 (319)
狎妓冶游的公开化与普遍化	(319)
各种色情业及其活动的发达	(321)

走江湖的形形色色

李然犀

旧社会里凡是走南闯北、到处流浪的各种生意都称为“走江湖”。这些行业不下数十百种，师徒相传，各有门户，各有行话，名为江湖“切口”，行话叫“春典”，有统一的，有专用的，不得一样。总起来说，除去各有不同的技术以外，多半仗着能说会道，都有一套“生意口”。

一般走江湖的，不外赶庙会和入城市两种。前者对于各地庙会的日期记得烂熟，届期必到，而且各有各的固定地盘；后者没有固定地点，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生意，及至创出名誉，得到当地人信任，便择一个相当地点，设立门面，作为永久的基业，行话叫“安座子”。

赶庙会的各行，当年以针、篦两行为首，一切安排妥当后，必须等这两行打开包儿作生意，其他各行方才开始。此例由来已久，必有一段历史的过程，只是年代已久，无人知道始于何时、何人，便是赶会的老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知遵例而行罢了。

按理说，针、篦两行都是凭货卖钱，何以列入江湖者流呢？只因他们卖的货并不是真材实料，而是自造的次货。卖的时节全靠口才，说得天花乱坠，同时用篦齿锉木板子，表示篦齿坚硬；或者在案子上拍打，并说这是让大家传名，不惜亏本贱售，甚至

于买一送一。看的人见他说得动听，而且便宜，便三五把以至十几把地买，其实买了去并不耐用。卖针的也说是宁折不弯，并当众试验，果然不错，可是买去的，却和他试验的不是一路货。更有卖刀剪的也是如此，拿修脚刀子削牛角，戮硬东西。这都是骗外行的一种手法，完全不是地道货。

江湖上称道的“经批彩挂”，都是庙会里主要的点缀品。“经”是相面、算卦；“批”是说唱；“彩”是变戏法；“挂”是卖艺。俗语说：“经批彩挂，全凭说话。”所以他们全仗一张利口，引人入胜，行话叫“铺纲”。生意好坏，要看口才如何。

以下先谈医卜星相：

医药这行都是卖假药的。我幼年时见到一个老者，在天津东门南露天娱乐场摆地摊，初时用一套言辞招来许多人围上，行话叫“拢粘儿”。拢好粘儿，便择一个乡下人，对他说：“别看你这样壮实，你可是有一种病，吃饭之后老觉着迷糊（其实谁都免不了掉吃饱食困），虽然不痛不痒，不觉怎样，如不早治，日子长了能转大病，到那时便不好治了。”乡下人有些半信半疑，他便叫那人脱了上衣露出膀子来，用手指摸了两下，冷不防把藏在手心里的针，一连扎上三针。及至乡下人发觉，针已扎上，只好听他摆布，蹲在一旁给他当活商标。他便对围观的群众讲此病由何发起，将来出什么病态，说得条条是道，句句在理，然后拿出三粒丸药，言明每丸四角钱，钱交足了，然后起针，付药，乡下人最后受骗而去。

卖“大力丸”的，多属彪形大汉，初时或练一趟拳，或耍一阵刀枪，引得人们围观，最后拿出药丸来，声称此药吃下，如何增饮食、长气力，吃长了身强体壮，百病不生，今天为创牌子，减价一半，可惜带得不多，买着的也别欢喜，买不着的也别烦恼。随后拿出些纸条子分给众人，方才说出价钱，不但价目不

高，而且买一送一，果然不大的功夫，把一包丸药都分尽了。卖完之后拱拱手令大家散去。过一些时候重新再卖，所说带得不多纯属假话，不过是为了让买者踊跃抢购。据知道内幕的说：他用的是药铺剩下的各种药渣子，买来后碾成细末用糖稀合成丸子，每丸合不到一二文钱，他却卖一角二角。买到的吃下去什么病也不治，可以说无益无损，所以一般人称它叫“切糕丸”。天津“三不管”卖“大力丸”的“高大愣”享名数十年，很挣了不少钱。

江湖卖药的既是多种多样，引人的方法也各自不同。下面再举些常见的：

一种是打弹弓子的。这是一种专门技巧，能打出许多样的身手，令看的人咋舌称奇，并有些出人意外的打法，所以他的场子围的人最多。打到分际上放下弹弓，开始卖药。他们卖的药，有的是上述的“大力丸”，有的是化食丹。当年天津露天娱乐场里有一个孙玉清，便是卖化食丹的，他弄一块生牛肉或羊肺当众生吃，然后吞几粒化食丹，宣传说任何生冷难消化的东西，吃了化食丹即能消化。另有一种卖化食丹的，在一个小火炉上坐个小铁勺，里面不知煮的什么东西，拈起一颗玉米粒似的东西放在小锅里，立时燃烧起来，不多时却漂出一粒雪白的小药饼来，也是吃了无益无损的东西。

一种是自称戏班演员，用水纱勒上头，戴一顶戏装帽子，手里拿着马鞭，拉一拉身段，踢几下腿，自称是唱武生的，因为路过此地缺少盘费，不得已把戏班里独有的秘药卖些。他们卖的或是专治泻肚的膏药，或是专治咳嗽的丸药，他宣传说：从来没有在舞台上且唱且嗽的，更没唱着半截拉尿的，就是仗着这两种药保险。其实都是无稽之谈。

卖膏药的另有一派，他备有一个大锅，里面有多半锅药膏，

声称临时带着病的可以当场医治，无论跌打损伤，中风受湿，筋骨疼痛，都能立时见效，不取分文。便有贪便宜的求他医治，或是露出肩膀，或是捋起大腿，他由锅里用木棍搅起些敷在患处，这一来就给他作一两个小时的义务广告。然后取出摊好的膏药向其余的围观者夸讲他的药如何神效。

一种是带刀枪的，自称是武师，但是只说不练，目的是卖药，这便是旧小说里常说的“枪棒药师”。

一种是卖消食化痰药的，地下放一个碟子，里面是些泥土渗和的污水，另一个小瓷瓿里用水泡着药。说上一阵子以后，用镊子把药夹出在泥水碟里一划，碟里的泥土立时被药冲开，这表示任何腹中积聚，都敌不住药力，会被其冲散。其实他的药不过是干面弹子染上红色，泡在酒里，水中泥土遇见酒马上便闪在两旁。

有一种卖眼药的，能当场把眼里的矇取下来，也是一种手彩儿。他在给患者上眼药的时候把苇膜偷偷地混入眼里，让患者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用镊子轻轻地把薄膜钳出，大家不明真相，认为果真有起矇退翳的神效。

一种是卖“催生子”的，宣传说能有两种神效：一是能治眼症，无论暴发火眼，气矇火矇，都能立时见效；一是治难产，临盆时吞下，婴儿即能落草。所谓催生子，乃是一种扁形的小虫，养在玻璃瓶内，大小和榆树钱相仿。

更有些卖假药的如：把药铺卖的辛夷染红，或用糖腌白萝卜晾干，冒充人参，内行叫“糖葫芦”；或用卷柏当场用开水浇，立时灰色的变成碧绿，说是能治咳嗽。如是种种，不胜枚举。他们大多数是两三人为一伙，一人卖，两三个人装买的，故作疑问，彼此一问一答，最后表示信服，便掏钱买药，有些人信以为真，也跟着买，结果上了当。

一种是墙上挂一张布图样，画一个人的脸部（说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像），上边有许多黑、红痣，每一个痣注明吉凶祸福。这类生意不甚用口齿，因为一般人都迷信什么“面无善痣”，用药点下去可以“趋吉避凶”。当年点一个痣要花一角钱。所用的药，据说是石灰镪水，点上去立时烧得难过，过些日子结痂，痂子去掉痣便没有了。由于受迷信思想的支配，花钱受罪，其结果什么也不治，只落个小疤痕，反不如不点的美观些。

关于相面、算卦，也有许多种。普通的不外乎“大六壬”，根据周易六爻，用三个制钱摇课，按钱的字和幕分阴阳卦。“奇门遁甲”用许多棋子刻上天干（没有甲字，所以称遁甲）、地支、各种星宿等字样，每三个一组分列作九堆，判断吉凶，这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谈。

“拆字”的，是令人说出两个字来，他凭这两字的笔画多寡定出卦象，再把两字拆开，添减笔画变成旁的字，断定吉凶。这是宋代理学家邵雍创的所谓“梅花数”。也有的预先写成若干小纸卷令人拈取，不用报字。这一类在当年颇受一般人的信仰，拆字的更能揣摩人的心理，随机应变，凭自己的经验，一望便知来人要问什么事，所以对方认为神奇。

至于“马前课”，又名“小六壬”。有些落魄文人无法谋生，买一本卜算书，按书上的方法给人念一遍，讲一讲，借此糊口，谈不到什么生意，混饭而已。

“批八字”的，亦称“子平”，是一门专学。凭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起出四柱，判断一生的夭寿荣枯。这一行最为普遍，本领高的能博得官僚、地主的信赖，上自王公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没有不信“八字”的。所以这一行不少人发财致富，有的尚能骗取功名改业为官的。他们不止走江湖，有时在某地创出名誉便设立命馆，遇上几个肯出钱的常主顾，一生吃

着不尽。

有一种叫“坐地不语”。打一个地摊，铺一张纸，上写“我非哑人，坐地不语”，并写些问话，如“父母俱全”、“父母不全”、“兄弟几位”、“有妻无妻”、“子女几人”等等字样。另有一块小木板上写“看手相不要钱”。经他看过手相，即在这人的手心上倒写一行字，说明这人的命运，以此作为引人上钩的方法。骗得信任之后，即用笔在他左手中握着的一把小纸条上写几个字，一边问话，一边扯纸条。来人如说父母俱全，扯下的小纸条上果然是个“全”字；如说兄弟三人，扯下的小纸条上就是个“三”字。诸如此类，可以说无不吻合，于是得到对方信任，开始谈相。这一类行话叫“哑金”，皆因口才不佳，不会“铺纲”，所以用这个“坐地不语”的方法，引人上钩。其实小纸条上的字是预先写好的，问完之后扯什么有什么，只是仗着手法灵敏，扯的时候不露破绽罢了。

有一种叫“灯前神数”。在摊子上有几个纸包，他说这卦是昨天夜里在灯下预先算好的，早把算卦人姓名、年龄、住址算出，今天迟早必到，多了不能算，只能三几卦。有卦无卦要经过神仙预示，有卦的不论，无卦的想算也难。这时看的人围严了，你望我，我望你，都不知道究竟有谁的卦。有打算算卦的，便从一个竹筒里的三根细竹签子中任选一根，签子上粘有红纸条的箍，分一道、二道、三道三种。令这人任挑一根。挑完之后，如果是两道箍，再把三根竹签子放进竹筒里，说：“你自摇吧！如果摇三次蹿出来的都是两道箍的，就有你的卦。”那人摇了三次，果然都是“二”，就算有卦了，当然也有摇不成的。摇成了以后，便命这人任意自取一个纸包，放在一旁，然后问清姓名、年龄、住址，随问随写在包上，并说，如果打开包其中有不符的，还是没有卦。及至打开纸包取出一张叠着的纸，上边字迹分明，写的

和说的一字不差，末尾下角标明卦金数目，至少也得一元几角钱。在向来人取过卦金以后，方把纸条整个地打开，上边细述少、中、老三步大运，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至此这水生意算作定了。当时不但算的人迷茫莫测，看的人也惊奇不已，却不知都是骗术。三根签子是灌铅的，一头重，一头轻，摇的时候哪一根灌铅的一头朝上，哪一根即先蹿出来。装的时候如果看来人不像有钱的便不让他三根一样，认为拿得起钱的就三次都把签子重头朝上。至于包里的字为何和说的相符呢？只因纸包后边有一个纸帘，行话叫“门子”，在他说的时侯，暗中掀开门子，用笔写上，当然是不会错的。干这行的每天准有五六元的收入，只要被他笼络住，非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不可。

有一种拉骆驼的，既相面，又治病。相面不要钱。为的是吸引人，治病不收脉礼，只取药资。药虽贵些，有时能治疑难大症。有的不拉骆驼，只摇串铃，也有些本领，不纯是骗人的。这行古时叫“走方郎中”，串州过县，庙会上轻易见不到。

有一种用鸟算命的，提笼串巷喊叫，俗名“黄雀叼帖”，行话叫“嘴子金”。有算的先问属相，然后由包中取出百十个长方纸包，上面有黑红字迹，似符非符，每算一个人，把纸包翻腾一次，打开笼门，放出黄雀，令它把纸包叼出几张，甩在一旁。打开包里的纸上有画，都是本人的属相，有类似韵语的言词，说明命运如何。人们因为一个鸟儿能如此通灵，居然叼出和算者相同的属相，实在了不起，却不知完全是骗术。黄雀买来只喂染红了的瓜子仁，或染红的小米，先驯练它吃红色食物的习性，过些日子把红色瓜子塞在纸包的口上喂它，先多露，后少露，终至只露一点瓜子尖儿，鸟也能连包叼起来，甩却纸包，只食瓜仁，到这时便算驯练入门了。纸包上都点有红点，上面注有不同属相的暗号，黄雀叼帖时，把所有需要的属相包儿红点朝上，其余 11 种

属相的包儿红点朝下，这一来鸟儿只拣有红点的纸包叼出，所以属相肯定是相符的。

治猴子的，先在猴子上抹些药水，用香火烫一阵子，用指甲一掐，立时掐掉，马上除根。天津东兴市场后院的“猴子刘”享盛名数十年，全市皆知他有惊人的巧技。据说这一行并不稀奇，有许多修脚的都会这一手，只不过没有“猴子刘”作的麻利罢了。

以上所述，不过荦荦大者，此外还有许多手法，只因见闻不广，不能一一缕述。

下边再谈说唱各门：

按江湖行话，说的叫“春”，唱的叫“柳”。说的有评话，俗名“评书”，行话叫“摔评”，都是整本大套的故事，什么三国、列国、三侠五义、包公案之类，不下数十种，师徒相传，各有门户。相声，一人说的名“单春”，他们的祖师是一位不第的举人，流落江湖，名叫“穷不怕”，一把笤帚，一小袋白石粉子，在各处撂地，说时用白石粉在地上撒字。两人以上的相声是后来兴的，讲究“说学逗唱，吹打拉弹”八个字，现在表演的只是前四个字，吹打拉弹并入旁的门户了。这一行是师徒相传，门户最清，出师时除请同行吃一顿酒席名为“摆知”外（旁的门户也须“摆知”，否则不准作买卖），师父给一块醒木，一把扇子，并有几句话，遇有人盘问，说出这几句话来对方便知不是冒充。盘问的时候，把他的扇子横过来（平时都是竖放），行话就叫“横”。如果说不出行话和门户，对方有权拦他的买卖不准作（旁的行道也是如此），并将家伙（醒木、扇子）没收。所以在天津享名数十年专说报纸新闻的杨寿臣，外号叫“杨瞎话”，始终不敢用醒木，只因不妨碍别人的生意，不曾被人“横”过。

唱的以西河大鼓为最多。这一行发源于前清河间府所属各